

日本耶穌會士的基佛交談（中）

強斯頓

劉錦昌¹

本文分三期介紹愛宮真備（上）、強斯頓（中）、杜默林（下）三位日本的耶穌會士，以基督徒身分與佛教所做的真誠交談。愛宮真備「參禪、教授坐禪」的行動，對日本耶穌會士有相當大的啓導作用；強斯頓注重神秘思想，要人在體驗基、佛雙方時，應從表面的不同進到實質的相同之中，在生死的體會、完全空無的愛裡，悟出「真道」；杜默林則更深入對兩教的最終極觀念加以辨別、重新詮釋，增進了彼此更大的會通可能。本文上篇在112期，295-304頁。

在台灣有關強斯頓的介紹，絕大多數是出於天主教人士之手²。強斯頓是北愛爾蘭人，1951年到日本，然後學日文、讀神學，1960年開始在東京上智大學任教，1968年獲得上智大學神秘神學博士學位，論文是有關《不知之雲》這本書的研究。

在愛宮真備引介下，強斯頓接觸到了禪。愛宮真備帶領強斯頓參加七天的坐禪，使他體會到「坐禪是一種不僅用心靈，

¹ 本文作者：劉錦昌牧師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，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，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（M. Div.），輔大神學碩士及博士候選人。現任教台南神學院及輔仁大學宗教系。

² 參：陸達誠，〈無聲之樂〉《神學論集》41期，1979秋，399-402頁；劉賽眉，〈基督徒的禪〉《神學論集》27期，1976春，151-158頁；譚壁輝譯，〈新時代中的神秘主義—訪問威廉·強斯頓神父〉《神學論集》59期，1984春，135-148頁。

也是用身體的祈禱方式」³。此後強斯頓以天主教耶穌會神父身分研究佛學，累積二十多年參禪經驗寫成《無聲之樂》（*Silent Music*）一書，而他另外所寫的作品，大體上皆環繞著基督徒神秘主義及禪的此兩大主題。

基督徒的禪

「對於異己，不論是思想或信仰，只作客觀性的研究，是不可能突破而把握對方之精髓的。真正的交通除了理智的了解分析外，還要求以某種方式投身其中，爲了獲得內在的體悟。⁴」

這一番話用到上智大學致力於「基督徒禪」的耶穌會神父們身上很是恰當；他們在宗教對話或是宗教比較的實務上，均採取直接、深入體驗的方式。強斯頓從坐禪的體驗中得知，我人不僅可以用精神，更可用身體來崇拜上主，用身體祈禱也是合乎基督徒精神的，這種祈禱方式給人一種內在安定感⁵。

在《基督徒的禪》（*Christian Zen*）此書裏，強斯頓指出像打坐這種默觀的方法，在基督宗教內並非屬新創，十字若望早已用類似的方法來默想；當他多次與禪師、禪友交談後發現，在禪內沒有二元的「我—你」關係，只有「一」，佛教裏沒有二元（*dualism*）思想，物我兩忘才是禪的境界；但是強氏也指出，在基督宗教內是兼備了一元論（*monism*）和二元論的思想，所以禪宗與基督宗教的一元體驗有共通之處⁶。

最有趣的是，試將禪宗的公案語錄與福音書中若干逆理性（*paradoxical*）的話作一比較，像「喪失生命的得到生命，得

³ 譚壁輝譯，前引文，137頁。

⁴ 陸達誠，前引文，400頁。

⁵ 譚壁輝譯，前引文，147頁。

⁶ Johnston, *Christian Zen*, (NY: Harper & Row, 1971), pp.24~25.

到生命的喪失生命」、「讓死人去埋葬死人」。這種信仰語言⁷，強斯頓叫人當以密契方式的醉心之眼（psychedelic eye as the mystics）來讀聖經，視之如公案般的讀法，而捨棄理性、推論的思考模式。

坐禪經驗的神學反省

強斯頓雖然在坐禪的經驗上，不若愛宮真備豐富、深刻，但是對禪與基督徒彼此間關係的反省卻是頗為認真，《鏡心：靈性與轉型》（*The Mirror Mind: Spirituality & Transformation*）、《靜點：禪和基督徒神秘思想的反省》（*The Still Point: Reflection on Zen and Christian Mysticism and Religion*）諸書裏他不斷地從事「耶—佛」比較的課題。

《鏡心》是以宗教間交談（interreligious dialogue）為基礎的講演集，在神學背景方面，強斯頓提到過去天主教傳教士所受的是素樸的實在論（naive realism）為架構的士林神學，其知識論過於強調對「客觀性」的把握，以真理乃是像吾人所見的外物那般如實在外。

強斯頓舉 B. Lonergan 的意見叫人重視心靈（mind），且強氏認為神學是發展中的科學，而非一成不變的公式⁸，在他心目中，適當的知識論與形上學乃是緩和的實在論（moderate realism），他採取這種立場，而不採取極端的觀念論或是素樸實在論過激之觀點。

他贊同 Lonergan 的緩和論點，在理智與思考之外，尚有存在性的了解（existential realization）以及對自我內在意識的分析反省，而更根本的是皈依（conversion）此事，我人在此領域中進到一存有的境界（universe of being）中，「透過理解與

⁷ 同上，pp.63-65.

⁸ W. Johnston, *The Mirror Mind*, (NY: Harper & Row, 1981), pp.3-5.

判斷，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，我人認識客觀的實在」⁹。經由這一認識論上的皈依，使得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有所改變。強斯頓所說的皈依，對他而言是一種具有震撼、深度及對智性解放的皈依，也是一種「悟」。

《鏡心》第八章談到愛。作者引用若望福音一章 38 節、十五章 15 節所說師生關係成為朋友的經文，來表明師徒在那情景下像二面鏡子，相互呼應而反照相互的空性（mutual emptiness），門徒透過耶穌看到自己，也在此鏡中看到天父¹⁰，人的愛昇至上主愛的氣氛時，所有寬恕、醫治、生命會遇均發生，生命也邁入轉變。愛裡超越死亡。愛所伴隨的慈悲、關懷，對弱勢者的聆聽，使耶穌與佛之間有共通之點¹¹。

《靜點》的最後一章，強斯頓論及禪與基督信仰此主題，他提到交談（dialogue）並非要人改宗或是以匿名基督徒來處理佛教徒，交談乃相互了解、在愛中會遇、尋求共同的基礎（common ground），強斯頓認為共同的根基至少有一接觸點—宗教體驗；更具體的說，此即基督徒在深度祈禱中所體會的，以及佛教徒在默觀（meditation）所實踐的—超越文字、概念、言說的縱向思考（vertical thinking）對實在的把握¹²，也是所謂神秘體驗的層面。

他自己並不太喜歡使用「基督徒的禪」或是「禪風的天主教」（Zen Catholicism）的用詞，因為容易引起混亂，基督徒的靜觀和禪師們各有其背後的哲學，但是兩者間又有共通的靜

⁹ 同上，p.4.

¹⁰ 同上，pp.153~154.

¹¹ 同上，p.176.

¹² Johnston, *The Still Point*, (NY: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, 1970), pp.173~174.

默、無像等縱向默觀 (vertical meditation) 的特性¹³。關於禪的方法對基督徒靈性的意義，愛宮真備是持肯定的看法，禪的操練可以引導基督徒的明悟；但是像 C. Humphreys，A. Huxley 等則認為基督徒不能獲得 satori，因為基督徒必定需有信念、教義、觀念這些伴隨，而禪卻是要從這些事物脫離；強斯頓認為，基督徒當然是全心歸向上主（因為祂是最真實的存在），可是基督徒卻不必附屬於那些有關上主的觀點、概念，靜觀即是要除去對上主的概念要求，因為概念是不完全的，無法表達完整的心靈生命¹⁴，強氏認為在福音書中可以發現真正基督徒的 satori（作者未詳盡說明）。

對強斯頓而言，耶穌是真正的禪師 (Zen master)、是世界的光，跟從祂也會得到這種體悟，祂要求最嚴格的解脫—祂要一種「大死」 (great death)，像一粒麥子般掉到地裡而死。要成為耶穌的門徒就必須要死、捨棄自己所擁有的一切¹⁵。這時基督徒的生命自我消失而被基督所取代：「基督在我裡面生活」，基督徒在此時也經歷了「天主聖三」的深度體驗。這些體驗到底和禪的體驗是在何種程度上相似，強斯頓指出仍需更多經驗來辯證，「歷史將會給予答案」，我們皆還處在嘗試的階段當中¹⁶。

愛的內在之眼

強斯頓曾告訴人們若要了解以身體等方式來作默觀祈禱，應先看《鏡心》此書，然後再看《基督徒的禪》一書，再來則是《愛的內在之眼》，在最後這本書裡，強氏指出我人皆

¹³同上，p.175.

¹⁴同上，p.180.

¹⁵同上，p.181.

¹⁶同上，p.182.

有一隻內在之眼：心眼。

當內在之眼覺醒時，我人便能曉悟宇宙的奧秘，他引用馬太福音六章 22~23 節的話，叫基督徒當用心去看，要行在光亮中而不要在黑暗裡。「內在之眼」是靈性生命的天窗，當人們進入超越思考的領域時，他是被一種愛的力量所牽引，愛是靈魂神秘之旅力量的泉源，愛使我人超越概念、形象等的限制，昇進到靜默的境地，此時內在之眼成為「愛之眼」，而愛即是聖神的化身¹⁷。

強斯頓所表達的，似乎只就基督宗教的立場而言。其實不然，在《愛的內在之眼》第七、八章裡談論與佛教相遇的主題時，強斯頓指出大宗教的信徒在信仰的層次上能有最好的會遇，甚至當他們的信念極大不同時，他們將在神秘體驗（mysticism）領域內發生最深的會遇（deepest encounter）。在那當中人們超越了思想、概念、意像，而達到一種靜默之愛（silent love）的狀態。此時概念的上層結構被歸約到最小，此際人們停留於無言的合一（wordless union）中，在此靈性彼此會遇並且是處於極深沉的體驗中¹⁸。

強斯頓更認為基督徒可以從佛教的內部（inside）中，使用其寶藏、從中體會若干價值，如果聖神在佛教中工作，祂將會是合宜且分辨地在其中活動，如果在佛教裡有對於絕對的體驗，那基督徒為什麼不透過佛教的範疇來經歷絕對？這時人們會問：「如此一來基督的角色何在？」強斯頓則指出他與保祿宗徒看法一樣：「沒有真正的基督徒能夠與基督的愛分離」。

假如基督徒進到佛教徒當中，他是屬於基督的一員之身分來行的。在對基督的體驗中成長和尋找基督、來會遇復活的

¹⁷Johnston, *The Inner Eye of Love*, (NY: Harper & Row, 1982), pp.19-22.

¹⁸同上，p.79.

基督，此一過程對某些基督徒而言，即是他們所蒙受的天職、聖召，這是那些以愛的內在之眼看到基督榮光的人之天職¹⁹。

宗教人的神秘之旅

宗教人蒙受聖召開始其神秘之旅，此一旅途乃朝向荒漠、進入空無之地（*journey into the void*），凡跟從呼召的人，他必需以輕省之身來越歷此一旅程，而這正是耶穌基督對祂的門徒所要求的「錢袋裏不要帶金、銀、銅幣；出門不要帶旅行袋或兩件內衣，也不要帶鞋子和手杖」（馬太十 9~10）。此即捨棄一切。何謂「空無一物」？即是連對上主的思想、感覺也不能有，因為這些並非上主本身，上主是無、是不知之雲²⁰。

在愛的旅途中我人受到改變，這一條旅程實在佈滿坎坷艱難，但是就在此當中因著「死」而獲「生」，這是信仰奧秘之旅，即使佛教徒也曉悟此一「死而復活」的真理內含，禪宗的十牛圖頌中，人牛皆忘的境界即是如此²¹。

強斯頓接著提到「東洋的無」（*Oriental Nothingness*）以及「基督徒的無」（*Christian Nothingness*），他提及保祿宗徒所說耶穌的虛己（*self-emptying*），而此「空」或「無」卻是充盈、是一切、是復活²²。但是上述這種說法屬於否定方式的表達，他進一步要描述的則是一種充滿了愛而邁向合一的旅途（*journey towards union*）、也是愛的旅程（*journey of love*）。

雖然佛教並無類似的用詞，但其內心存著此一事實²³。愛是完全自由的愛，在愛裡頭，人們有所悟並皈依，基督徒遇到

¹⁹同上，p.86.

²⁰同上，pp.97~99.

²¹同上，pp.104~105.

²²同上，pp.119~121.

²³同上，p.135.

復活的主、看見祂的榮光、體會天主聖三在我內，這些乃是基督徒的悟道²⁴，不僅悟道聖經，更要說悔改、皈依（*metanoia*）。

強斯頓借用 Lonergan 的說法，指出皈依具有三層次²⁵：

宗教的皈依：在愛裏而無拘束

道德的皈依：價值觀的改變

智性的皈依：使人看見存有的世界（*world of being*）

這些均是屬於內在體驗、生命的改變，基督徒有上述的經歷，佛教徒也有極深的 *enlightenment*，並隨著產生慈愛而知所應為。

強斯頓在談皈依時他提到恩寵（*grace*）。日本淨土宗主張禪悟時我人有賴他力（*tariki*）— 他者的恩寵（*grace of another*）。到底這「他力」當如何來把握、理解，強斯頓則未有詳盡的說明²⁶；在比較宗教學中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，也是我人正在摸索的領域。

²⁴同上，pp.144~145.

²⁵同上，pp.145~146.

²⁶同上，p.143 及 p.150，日本淨土宗所謂「他力」，在基督徒的理解與佛教徒間有所不同，佛教人士可以將此他力也視為乃出於人自己的力量。但是，佛教的「他力」是否只是人類自力的一種表現，或者有向「外力」求的指向，值得我人再思考。